

# 梦从雪线走来

□方纲

只有梦,才如此辽阔:鸟与兽的独语、石头与流水的对话、日月星辰与风雨雷电的纷繁叙事,都能兼容。

最敏感的,是挺拔爽利的蹄韵,一听到就知道是铁青马奔过来了!

它是昆仑山豢养的精灵!每一根鬃毛都如山崖一样的竖挺,每一缕色彩都是天边冻云一样的高冷,看一眼就觉得寒气逼人。

生在昆仑山,对于铁青马来说,不是选择而是被选择。

昆仑山是什么地方啊?万物共生的乐园。当然也有摩擦、碰撞、竞争,乃至生死拼搏。也许你不想成为猎手,但必定会成为猎物,现实就这么残酷!

出生落地,没有倒下再挣扎起来寻找吃第一口母乳,然后跳跃奔跑着跟上族群,才有可能在这片天地存活,也许有可能成气候!

天空有时高远,有时低垂,却丝毫不影响阳光在冰雪的边缘开花或燃烧!也许你随处都能看见融水。

冰川很强大,雪峰很强大,一滴接一滴的融水也很强大。它静而聚为湖泊,动而流成江河,所向无敌。

和融水一样深爱养育自己的母土,也要像融水一样告别母土,奔走远方。

它们必然结伴同行。梦没有围栏,没有铁丝网,挡不住铁青马的迁徙,也无意改变融水的任性。

天空飞翔的两只鹰有交会,之后还是两只鹰。

山间奔跑的两只狼有交会,之后还是两条狼。

蒙古高原上流淌的土河与黄河交会,却流成了一条西辽河。

这是一条野性之河。水很大,生性莽撞。河床像个长长的水槽子,在狂浪的冲击中晃荡,仄楞大劲了,河水就横溢出去,什么牧场、荒野、田园,还是窝棚、村屯,都一抹横扫!

有时也断流。鱼虾被遗弃,在河床底躺平,一眼看天一眼看地,欲哭无泪!

河床终究是河床,长流水才是常态。

土、潢两河交汇处有一座沙岭,叫水叶山。就是西辽河起头的地标。

西辽河的流动,像红山玉龙一样的弯曲滑润,出了草原就奔向东海。

蒙古高原大河谷地带的末端,科尔沁草原一片原始。没有悬崖上架构的栈道,也没有山间崎岖的石坎和马帮、驮队,很适合纵意驰骋。

铁青马不惊不乍,淡定地留下来。流浪,不应该是永远的日子,终究要

落地生根。

马,必然与草原厮守,铁青马也不例外。

与科尔沁相遇,是铁青马的幸运,也是草原的幸运。

一方草木的天下,各路根根都恣肆地疯长,毫不在意空间的感受。青绿的色彩泛滥,强弓弹射的箭簇也穿不透,火药推射的子弹也穿不透。

分瓣的和不分瓣的蹄子们,都打着嘴巴来尝鲜。草生性就是坚忍,你收拾一茬它又长出一茬,好像较劲儿似的。

草原边上有座辽代砖塔。

有塔的草原与没有塔的草原一样,都不能缺少马的嘶鸣,就像都不能缺少风和雨一样。

铁青马仰首长啸,那是一种狂风在冰川与雪峰之间的激荡,还有磨石给金属开刃的砥砺和摩擦之声。这样的回响,震撼心灵,也震撼魂魄。

为了与其呼应,每一株小草,每一朵山花,每一棵蒿子和树木,每一块山石和沙粒都打起精神。

一群马随着长啸声狂奔,好像聆听长天与大地的号令!

高飞的雄鹰和云雀的翅膀都抖一抖,滞留或漫游的云片也颤一颤。

草木都是在马的嘶鸣中抽芽、甩叶茂盛起来的,这还用怀疑吗?

在科尔沁名扬天下,与一个历史人物有关。

那时候,耶律阿保机还是个骑射少年。那应该是个历史的遇见,是烈马与硬汉的遇见,是神骏与英雄的遇见。

后来,铁青马成了得心应手的坐骑,是纵横沙场的羽翼。

马背上的颠簸,使他成为善战的将领,八部落合并成了大契丹!

马背上的骑射少年,颠簸成为横空出世的第一代辽王,一个枭雄,一颗大心脏!

在马背上颠簸,走过多远的草地、多重的边关,多少条江河、多少座山川,多少村镇与城池?他们自己早已遗忘,只记得有过那么多马到成功的喜悦。

属于他们的二百年,虽然很短,却是耀眼的、惊天的气势:

以西辽河的名义,与黄河、长江牵手,大海为之扬波,湿了冉冉旭日;

以红山玉龙的名义,与边疆、中原相拥,山川为之动容,绿了浩荡东风!



文心原野



远方来客

林福臣 摄

西辽河  
河漫滩

## 粥与光

□胡彩冬

清晨五点三十分,厨房的灯亮了。不是被梦想叫醒的,是被豆浆机预约好的时间吵醒的——这是现代人最朴素的温柔。米粒在水里翻滚,蒸气爬上玻璃窗,模糊了外面的天色。你还在睡,猫也没醒,只有锅在替这个家说:早安。

日子从来不在远方,就在这口锅里。以前总觉得,浪漫是玫瑰、是烟花、是翻山越岭的相见。后来才懂,真正的浪漫是:有人记得你不吃香菜,有人在你加班时留一盏灯,有人把西瓜最中间那一勺挖给你。他不声张,甚至有点笨拙,但像

粥一样,熬着熬着就稠了。窗外,天光一点一点亮起来。楼下早餐铺的老板掀开蒸笼,白气“呼”地涌向街边。送牛奶的大姨按两声车铃,清脆得像某种古老的暗号。这座城市还没完全醒,但已经有了让人心安的响动。

我们总在等一个“好日子”——等攒够钱,等瘦下来,等不忙了。可好日子从来不是等来的,是过出来的。

你擦完桌子,我拖了地;你修好漏水的水龙头,我买回你爱吃的樱桃。两个人把日子过得像两个小学生做值日,笨手笨

脚,但认认真真。偶尔吵吵闹闹,但不过夜;偶尔偷懒,点个外卖。阳台上的绿萝又冒了新芽,猫在阳光下摊成一张饼。这就是好日子。不宏大,不壮丽,但温热、具体、有烟火气。

傍晚六点,天还没黑。你发消息说:“今天不加班,回来吃饭。”我关上电脑,系上围裙。西红柿炒蛋,多加一个蛋;排骨汤,再焖十分钟。米饭的香气钻进每一个房间,像在喊:开饭啦。

其实生活给我们的,从来不比我们想要的少。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把玫瑰

换成了青菜,把誓言换成了陪伴,把轰轰烈烈换成了平平安安。

夜深了,窗外万家灯火,每一扇窗下,映着祥和安宁。有人在哄孩子睡觉,有人在给父母打电话,有人在赶明天要交的方案,也有人在等一个还没回家的人。

愿你的清晨有粥,傍晚有灯。愿你的日子,不需要太精彩,但足够暖。

而我们家,猫睡了,你睡了,碗洗了,明天的粥也预约好了。



## 走近柳青故居

□肖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课本里有一篇柳青的文章《梁生宝买稻种》,虽然当时背诵得滚瓜烂熟,但却无法真正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初夏,当我站在当代著名作家柳青工作、生活过的黄土地上时,才逐渐对这篇文章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对柳青及其名作《创业史》有了更多了解。

柳青笔下的长安县皇甫村,地处陕西秦岭脚下的神禾塬。渭河从东南逶迤而来,这儿水土丰美、草木茂盛,留下了“大雁飞过神禾塬,误把皇甫当江南”的美谈。新中国成立之初,皇甫村群众改造旧世界、创造新生活的热情深深吸引了作家柳青,1953年他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职务,主动落户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写下了长篇小说《创业史》。

神禾塬上的常宁宫“柳青创作精神教育基地”,曾是柳青创作《创业史》的地方。1954年春天,时年38岁的柳青就是在这儿开始了《创业史》的创作。走进大门,便见一排窑洞式的房屋依偎在左侧的土坡中。

展室内,那些陈旧的草帽、手电筒、公文包、煤油灯、水壶、水碗、碟子,还有曾经用过的一些书籍,都在无声地讲述着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精神。前来参观的一名江苏游客说道:“我是读着柳青的《创业史》,《创业史》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在那个年代,一两万元是个不小的数目,柳青却把稿费全部

交给公社大队,这样的作家可敬可佩!”站在展室内,南望秦岭,东看皇甫,我分明看到柳青写作之余,去高河边散步、到村子里转悠、看社员劳动、与农民拉话,以及前去开会的情景。于是,我们前往常宁宫东边的皇甫村,去寻访柳青曾长期生活、学习和创作的地方,去探寻柳青的精神世界。

大约步行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了皇甫村。从村子的主干道拐进一个岔道,这个叫创业街的路便通往柳青故居。柳青故居建在半坡上,我们沿着“文字坡”缓缓而上。坡的两边墙上,用木板刻写的柳青主要作品、经典语录、创作年鉴、生平事迹等内容吸引我们的目光,不禁驻足浏览。向上看,半坡上有一排民房,拐角处写着“柳青巷”。据同行的人说,最里面的那个院子就是柳青故居,是柳青于1955年自行出资修缮了原有的中宫寺,将其作为居住和创作场所。

柳青故居由一排半人高的泥砖墙围着,围墙搭配青瓦檐墙,墙边的南天竹生机勃勃,尽显古朴雅致。不用踮脚,一眼就能看到里面有2排房舍,3个小院。院内的大树参天蔽日,一股浓郁的书香气似伴着山风扑面而来,就像跨越了文学之门。一件件旧物、一幅幅老照片,让我们穿越时空,仿佛看到柳青先生就在眼前,那样衣着简朴,那样平易近人。

漫步在柳青朴素整洁的院落中,陶醉于他的文采飞扬,感悟于他的思想深

邃;行走在院外柳青和夫人打理的菜地,触摸到泥土的温热,读懂了他扎根生活的创作初心。黄土高原的这片厚土,孕育了柳青敦厚的优良品格和浓郁的家国情怀;而柳青则用他的作品反哺这方热土,写下了《创业史》《种谷记》《铜墙铁壁》等散发着乡土味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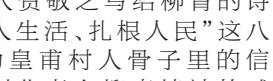
柳青巷有一棵翠绿高耸的皂角树,这是柳青经常迎来送往的地方。在这儿,他曾和群众在一起商榷,也曾和来客轻松畅谈。如今,这块与群众交流的方寸之地用木板围着,树的下方竖着一块写有“柳青在皇甫”的木板,旁边放着一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两边的围栏上分别写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蓝字。中间摆放的木凳木桌,仿佛还留着柳青与群众围坐议事的余温,每一道木纹都镌刻着那段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岁月。

柳青逝世后,一部分骨灰埋在了皇甫村。从柳青故居沿着“文字坡”继续向上行走五六分钟,就是“柳青纪念馆文化公园”,柳青的骨灰就埋葬于此。一起上行的当地一位67岁的退休老干部,经常来这儿锻炼,熟知柳青:“柳青本名叫刘蕴华,是陕西吴堡县人。放弃当官到这儿搞创作后,他完全置身于普通的农民之中,成为群众中的一员。在老百姓的眼里,他就是那个身穿对襟布衫,脚蹬布鞋,戴一顶西瓜皮帽,外出有事常骑那掉了漆皮的自行车;遇到有人下棋,他就搬来半截砖

头,坐下来和人家对弈;参加合作化运动,蜷缩身子钻在里边,泡在里边的‘自己人’。”一番话,尽显柳青的人情味。“柳青墓园”的外面由青砖黛瓦的围墙围着,围墙上绘着柳青的生平事迹、经典语录等内容。墓园前,安放着柳青的雕像,正面写着“人民作家柳青”的大字,下面的生平简介,浓缩了作家柳青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和一位文坛大家的传奇人生。

“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风到处说柳青”,是著名诗人贺敬之写给柳青的诗句。如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八个字,已经成为皇甫村人骨子里的信仰。当年轻的创业者在柳青精神的感召下回到家乡,当古老的村落焕发出新的生机,我终于读懂了《梁生宝买稻种》里那股执着的力量,读懂了《创业史》中那片土地的温度。

瞻仰了柳青像、拜谒完柳青墓,我向塬下望去,渭河水潺潺流淌,创业街车水马龙,农田里稻花飘香,柳枝条青丝垂岸……突然,天空下起濛濛细雨,像极了《梁生宝买稻种》开头的那场春雨。只是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只会背诵课文的少年,而是站在神禾塬上,真切地感受到了柳青与这片土地的血脉相连。他的文字,他的精神,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长出了芽!



土地与成长

## 西辽河的碧波(组诗)

□李富

冬眠的河床

当冬眠的河床重新燃起龟裂的渔火  
淤泥里的鱼骨开始放歌  
每一个被风沙吞没的过客  
从芦苇的根茎重新站立起来  
候鸟用翅膀丈量天空的欢乐  
水声在沙地腹部写下承诺  
——每个干涸的词语都将领到  
一滴解冻的碧波

解冻的标点

老哈河的冰凌翻译成竖琴的音色  
西拉木伦河解开纽扣的时刻  
海拉苏粗粗松扣开紧锁的枷锁  
大石门水库积蓄了二十年的沉默  
给下游的邮戳注入了活着的承诺

监测仪在黎明咬住水流  
德日苏宝冷的水位线正在闪烁  
去年逃亡的云朵正在复活  
无人机盘旋成倒置的漩涡  
把断流的年号谱成春汛的民歌

行走的里程碑

引绰济辽的隧洞是大地新长的情节  
绰尔河与西辽河在岩层深处叙说  
两条血脉终于读懂同一种水脉  
通过段的河床不再背诵荒芜的史册  
方涵桥跨过旧日的车辙  
水泥弯梁下二十七年淤积的吆喝  
被水头打磨成鹅卵石的正仄

安乐屯水文断面的刻度  
此刻涨到村民皱纹深度的时刻  
村民数着浪花里跳跃的光波  
去年桥还没修好的时候  
他的背篓装过流星般坠落的光波

复调的生命课

天鹅把F调升为G大调  
丹顶鹤在水面写下瘦金体的手册  
十二万只候鸟同时翻开护照  
签证官的印章是尚未凝固的沼泽

地下水抬升一点三六米  
芦苇根须能多编织三尺宣纸的方格  
管理员数着监控屏上的波折  
像在抚摸古琴紧绷的弦乐  
农妇站在门达镇的田埂  
水声漫过脚踝的那一刻  
她听见一粒玉米胚芽破壳的欢歌

持续的欢歌

母亲河在失去姓氏的流域  
重新办理关于一条河的本色  
窗口排队的胡杨、柳河和沙枣树  
用年轮核对血脉里的传说

从红山枢纽到台河坡  
每道闸门都是琴键的续歌  
断流像碎屑被扔进碎纸机  
碎屑便化作蜻蜓点水的碧波

当方涵桥把两岸缝成五线谱  
候鸟们便铺开羽毛的所有颜色  
最先解冻的门达镇冒出炊烟  
在夕阳里练习草原的咏歌  
——这是西辽河的万物聚会  
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都演绎着搏克

哦,西辽河  
远古的故事还藏在红山文化的陶钵  
哦,西辽河  
万马奔腾的细节被马奶酒斟酌  
还有什么能与河流相比  
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潺湲的碧波

## 思念

□李三中

夜里的雨轻轻吻着窗棂  
而丝情丝走近立夏的梦  
这是思念与雨水碰撞出火花  
这是喃喃诉说另一种心声  
痛彻心扉思念  
在梦里也是幸福的  
调整床头灯  
把思念写成翻阅的笔记  
写下思念与雨水的偶然相逢



辽河诗韵



土地与成长